



我的“宝马”梦

□洪昌成

在我家的储藏间里摆放着一辆“宝马”——海狮牌自行车，其实它是“海狮”与“凤凰”的结合体，收垃圾的几次三番往门前经过，然而我却无动于衷。海狮曾伴随我三十余载，不管上班下班、载人载货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它总是勇往直前，已成了我心中的宝马，哪舍得当废品卖掉？

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我们村里有了一辆唯一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这是村集体买给“赤脚医生”出诊的专车。那时村里的青年们可眼红了，谁都想拥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我曾亲眼看见赤脚医生与放映员在学校操场展现骑车本领。有的一手握住龙头，一手拿茶杯喝水；有的先是兜着圈子，然后慢行，忽然用两腿刹住车，悬手脱下上衣；有的索性两手不按龙头，凭双脚转弯、掉头，操纵自如；还有的直接骑到地头、田埂上，车技如此了得，令人咋舌，可羡慕我们了！我暗暗下决心：非得买一辆不可！曾经几次梦见自己骑车如飞，自由自在，可当梦醒了，还是家徒四壁，空空如也。那种穷酸潦倒的生活，使我丧失了信心和希望，有时我的确愿意沉醉在梦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村里实行了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，我家拥有了五六亩田地，其中有两亩棉地，要想多挣钱就得种“地膜棉”。首先在良种场购得优良的棉花种子，接着整理棉地，施好基肥，然后开沟排水、播种、盖地膜……一切都得两夫妻共同协作，总之，每一步环节我们都郑重其事地去做。这一年，老天帮我，雨水调匀，棉花高产，品质优等，两亩棉花总收入六百多元。虽然辛苦劳累，但心头喜滋滋的，我揣摩

着能买得起一辆普通的自行车了。恰巧当年年底镇上开展销会，我们夫妻俩几乎彻夜未眠，起了个大早，终于抢购到一辆崭新闪亮的“海狮”牌自行车，自然高兴得像得了无价之宝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。

我终于骑上了梦寐以求的“宝马”了！在此之前我早已借朋友的旧车学会了骑车。从此自行车取代了步行，给家庭、给别人都带来了方便。每天回家，我都要用抹布擦拭一遍自行车，连每一根钢丝都擦得锃亮耀眼的。一年到头，天天如此，从不懈怠。多年来，除了偶尔换一下轮胎、链条和脚踏板，其他依然完好。海狮陪伴我风里来雨里去，度过了三十余个春秋。

一日放学时，妻打电话来，让我去工厂领中秋节的月饼和水果，我兴冲冲地骑车出发。学校离工厂五六公里之遥，我快马加鞭，工厂近在咫尺，需横穿马路，在绿灯还在闪动的瞬间，我迅速冲了过去。只见远处一辆小轿车嘶叫着飞驰过来，我正庆幸自己已到马路边缘，忽觉得自行车死死地压在我身上，动弹不得。我被一位年轻人扶起来，他穿着警服关心地问我有没有被压伤？并歉疚地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刚学的，开得太快，是我的错……”我试着走一走，好像没什么大碍，只觉得两腿发抖，但死要面子，对他说：“没事，只是不能回去了。”他看着自行车后轮钢圈已成了个大大的鸭蛋，直爽地说：“我是派出所的，你跟着他坐摩托车去所里，自己挑辆旧车……”说着，他指了指另一个警官。路人围观着，问长问短，并指着我说，你这人太傻，一般人都会赖在地上不起来……我想，虽然

对方超车违规，我横穿马路也有责任的，怎么能做个无赖？

我从所里推了一辆旧车回来，因为这自行车根本不能骑，真有点后悔了。这时发现自己右脚的皮鞋后跟不翼而飞，脚裸已从麻木转向疼痛……还是算了吧，谁叫你当初不痛？我将两辆自行车托人运到我朋友的修车铺，拆卸零部件拼凑起来，勉强能骑，但后来经常修。我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原配的好。

一日我又推车去修理铺，修车朋友叫住了收垃圾的，与他讨价还价，要了他刚收购的凤凰牌自行车，又让我补贴给收垃圾的三十元钱。朋友拆卸了各部件的精华，残部全归收垃圾的，他赚我也赚，两全其美。朋友终于捣鼓出一辆扎实、牢靠的非海狮也非凤凰的自行车，正像处于退休年龄的我，只要将身体调养好，还能发挥作用。

这自行车既有海狮的勇猛，又有凤凰的轻盈，踩起来呼呼生风，美极了。可人家都嘲笑我：全村只有你一辆“土八路”了，当老师的谁没有轿车，最起码也有电瓶车啊！细想起来，也对，我得学会电瓶车。说来也巧，女儿女婿已买了轿车，将一辆新电瓶车送给我练习。起初有点胆怯，开得很慢，后来渐渐熟练，将电门拉到30码，最多也是35码，再也不敢加快了。我的那辆“宝马”车，总是闲置着，收垃圾的无数次经过家门，我都不想卖，敝帚自珍啊！虽然现代的交通工具日益发展，家庭轿车已趋于普及，但自行车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在增加，它已成了人们锻炼身体必不可少的体育器材。

我愿“宝马”伴我终身，更愿自行车永存人间！

芥橱里的美食记忆

□施群妹

周末回到老屋，母亲忙得不亦乐乎，灶间“芥橱”（宁波方言，指放食物和餐具的橱）几扇灰褪色的小门半掩着，门上的铜锁扣有岁月浓浓的印记，却依旧被她摇拨得叮当作响。从早市上买来的几样时令新鲜蔬菜，早已被洗得干干净净，上面闪着新鲜的水珠，像是初秋的晨露。净菜装在盆子里，放进芥橱的上层。

我看着忙碌的母亲嗔怪道：应该放进冰箱才好呢。母亲笑着说，不习惯用冰箱，还是芥橱实用。反正天气不热，过一会儿准备烧中饭。

芥橱其实就是一只棕褐色的旧木橱，母亲习惯用芥橱，源于对它深厚的感情。记得这口芥橱是我还很小的时候购置的。那时，父亲的兄弟们分家，祖父将一口很小的芥橱分给伯父家。母亲的内心是很想要它的，母亲贤惠能干，能做各种地道的美食，还喜欢精致的瓷器。但是当时的物资实在是太缺乏了，我们家只分到一张小桌子和几只零零碎碎的碗筷。母亲看到这些，只能把在眼中打转的眼泪咽了下去。

从那以后，勤劳的母亲起得更早，睡得更晚了。除忙田间地头的农活，她开始用蔺草编织草帽，完工后交到收购站，每顶帽子能挣到五毛钱的加工费。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，母亲终于有底气向村里的木匠订制了一口大大的芥橱。芥橱算不上气派，却很实用。共有三层：上面一层有四扇小门，内里分成两格，门用木头做成镂空，方便通风；中间是三只抽屉，下面一层半开放式，有几块木板作档，方便存放碗盘，还能沥干。

自从有了芥橱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就多了。她会做一些腌茄子、腌冬瓜，特别是做鸡骨酱更是一绝。母亲在甜面酱里放一些鸡爪、豆腐干、花生米等，做一锅酱，放进一只只玻璃瓶里，是我们儿时的美味。上高中那会儿，我在离家很远的镇上读书。每周末回家，在自行车的后坐上驮一袋米，再从芥橱里拿两瓶鸡骨酱，便是一星期的口粮。

过年的时候，平时难得上桌的鸡鸭鱼肉把芥橱塞得满满的。母亲最喜欢把各种蔬菜炒好后塞进油豆腐，做一大搪瓷盘。正月初一，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吃豆茶，所谓“豆茶”，是各种豆子煮成的粥，寓意“头头顺风”。一大早每人喝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茶后，母亲从芥橱里拿出几个油豆腐包，那蔬菜的爽口一下子压住了甜味的腻，就像新年的愿望开始实现。正月初头，芥橱里的美食就被我们这些馋猫吃得差不多了，只有那盆河鲫鱼结着厚厚的鱼冻，被母亲搬出来又放进芥橱的角落里。直到被母亲烧得鱼都快散架了，她才会招呼我们吃掉，但再也没有鱼的鲜味，却依然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

好在芥橱的上格的另一角落里，还有一瓦罐猪油，如玉脂一般地洁白光滑，这是母亲的“法宝”。那时早餐经常是菜泡饭、年糕汤，出锅时盛上一大碗，挖一匙猪油放进去，汤质就变得亮晶晶，不再单薄，分外精神，惬意袭人。还有百吃不厌的猪油拌饭，放一点点酱油，那叫一个唇齿留香。

快到中午了，母亲从芥橱里端出洗净的菜，放到灶台上。父亲则已经坐到土灶的坑前生起了火。一会儿，灶堂的柴火开始发出“呼呼”的响声，像儿时我们坐在柴堆里发出的笑声。我的父亲母亲一直习惯用土灶烧菜做饭，就像我一直也忘不掉那些旧时光。